



凸凹
文集

与书 微语

〇 4
书话



凸凹◎著

北京出版社



凸凹
文集

01

·

书
话

与书微语

凸凹
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与书微语 / 凸凹著. — 北京 : 北京日报出版社,
2017.5

(凸凹文集)

ISBN 978-7-5477-2455-2

I. ①与… II. ①凸…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41748号

与书微语

出版发行: 北京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8-16号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

邮 编: 100005

电 话: 发行部: (010) 65255876

总编室: (010) 65252135

印 刷: 廊坊飞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6

字 数: 400 千字

定 价: 6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自序：文体的宽容 / 001

书话

流泪的书斋·····	005
买书与藏书·····	012
求书之道·····	015
赠书中的生命温度·····	018
赠书小记·····	029
乐在其中·····	032
与书微语·····	035
读书三境·····	039
读书的生命感受·····	043
读书断想·····	046
夜读随想·····	048
关于读自己的著作·····	050
性情之书·····	053
爱情，忧郁的母语·····	057
闲读记略·····	060
捡拾《杂拌儿》·····	068
读《郑板桥集》·····	071
旧书小识·····	074
成人读物：《增广贤文》·····	080

我的工具书·····	083
品茗之外·····	087
读伟人书信有感·····	090
品书悖识·····	093
当代人的两本书·····	096
书卷的灵光·····	101
奇石、书与人·····	106
乡土散文，书外边的意思·····	110
书读同龄·····	113
说理亦性情·····	116
心音不朽·····	118
阅读的引领·····	121
无言的勇气·····	123

书趣

私密的阅读·····	127
自家标准的选编·····	130
因境而读·····	134
《旧日红》·····	137
书虫之于书，一如妇人之于美衣·····	140
个体书店的风景·····	143
别了，马悦然·····	146
民国的兴味·····	148
软性文字中的庄重闪光·····	154
不堪的趣味·····	156
《读书》的品质·····	160

贵生·····	164
信任“老版本”·····	166
“在场”的能指·····	168
冷眼的阅读·····	175
读书人的乐事·····	180
本末倒置·····	182
当代文学，应该属于诗·····	184
纸上的故乡·····	187
旧刊物读出新意绪·····	191
又购《古诗源》·····	193
总理夫人与自然文学·····	195
不寐读经·····	197
林语堂在暑夜·····	200
孙犁的遗憾·····	204
浦江清的文学观·····	207
寻墓文字，发人生感言·····	210
陈寅恪的学问·····	213
沈从文的“败象”·····	217
狂狷的真义·····	219
获奖忧思·····	221
在友人的书中衍生·····	224
“装神弄鬼”的写家·····	231
谦卑之心，装着千山万水·····	233
迟到的敬意·····	235

书评

感受《声音的重量》·····	239
历史与人伦的投影·····	242
传达生命的感觉·····	245
市井中的一盏书象之灯·····	247
男性的卑微·····	250
杂文的历史品格·····	253
人情化的历史眼光·····	256
善解节气·····	259
思考者的漫画·····	262
山村踩响的犬吠·····	265
甲虫，穿越人类的童年·····	269
世纪评鉴·····	277
《海子评传》，不仅“完形”了海子·····	280
傲立于风情之上·····	283
人在旅途而思·····	292
亲吻土地的理由·····	297
受用之书·····	302
像鱼一样游弋的文字·····	308
清明读札·····	312
乡土叙事的重要收获·····	317
盛大的阅读——向文学的伟大致敬·····	322
别样视角看文章·····	326
永远的文学·····	331
望乡关，我心温柔·····	335
在“道路”与“脚”之间·····	339

经典美文的世界版图·····	346
智性的考量·····	350
历史与人物的双重叙事·····	353
完全颠覆传统的怪异叙事·····	356
伟大人性照耀之下的“和平之书”·····	361
新在“旧”中·····	365
盗天火，煮自己的肉·····	369

序跋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后记·····	376
《两个人的风景》序·····	378
我的散文观·····	380
《书卷的灵光》后记·····	382
《慢慢呻吟》跋·····	384
《永无宁日》序·····	387
《大猫》序·····	389
《风声在耳》自序·····	391
《欢喜佛》跋·····	395
《正经人家》自序·····	401
《玉碎》跋·····	404
《双簧》后记·····	412
每束阳光都有其照耀的理由·····	414
《心比天大》后记·····	419
《故乡永在》自序·····	421
《石板宅日思录》自序·····	425
《石板宅日思录续录》自序·····	428

《石板宅日思录三录》自序·····	430
《同谋》创作谈·····	434
《情度·人伦》：天赐的叙事·····	436
生命的歌吟·····	440
《像音乐一样无疆》序·····	443
心尖上摇曳的花朵·····	446
砖瓦铸辉煌·····	449
在水底思想，在水上行走·····	452
《绿色的落叶》序·····	458
《神龙福地：佛子庄》再版后记·····	461
《编外》序·····	465
物华有证·····	467
《木工速成》序·····	470
与想象一同生长·····	472
并非一座小城的挽歌·····	474
乡间诗人的乡间叙事·····	480
遍插茱萸皆是诗·····	485
《人间草木词》序·····	488
灵魂在场的证明·····	491
《房医文萃》序·····	496
《圣水诗草》序·····	498
“心经”萦怀，娓娓而颂·····	501

书评之所以不够发达和繁荣，过分看重“正论”，也就是系统的庄肃之作，而轻视关于书的零散、零星而灵活的尺牍与片羽，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大论，属于专业，属于修养；小语，属于心灵，属于悟性。“板凳坐得十年冷”的人毕竟是少数，与书率性亲和的人，却是芸芸众生。但不论是专家学者，还是“引车卖浆者流”，只要阅读，均有感触；这种感触，只要能说出来，写出来，就应该是书评。所以，书评的事业，不应该抛弃“众人”，不应该只立身于“评述”，更应该着眼于“表达”。自禁和幽闭是没有出路的。

所以，书评虽然属于文学评论，但它不是一般的文学评论，它应该是一种极开放的文体：可以是对一本书系统的研究与评剔，包括主题、结构和语言等诸方面；也可以是对书的印象、感念和一得之见；还可以是对书的一个点、一个侧面阐述自己的观点——只要是围绕书的，不管是书内，还是书外的文字，均属于书评。因此，书论（文学性较强的文论）、读书札记、眉批、点评、序跋和书话等，都应该属于书评之列。一句话：在书评界，各种文体应包容共存；衡量书评文体优劣的一个基

本标准，就在于它是否有利于表达，也就是看它是否具有开放的品格。

从这个意义上说，书评界应该注重对读书随笔的研究和写作。这里所说的读书随笔，又称“新书话”，它区别于传统的读书随笔和传统书话——它不像传统读书随笔一味“匍匐”于书上，又不像传统书话飘逸到只关心读书的“趣味”，成为“散文之余”的一种边缘文体；它干脆就是“散文中人”，不仅具有一般散文的话语特性，更因了书香的浸润，具有了宏阔深厚的文化品格和思想含量，具有了一般散文样式不可及的表达功能。这种“新书话”的写作主体，主要是被刘心武等老中年作家称之为“新文人”的青年学人和青年作家。

关于这种新型的读书随笔的文体特征，彭程在《绿阶读书文丛总序》（“绿阶读书文丛”，计读书随笔五种，大象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中有一段具体的、而且被“新文人”整体接受了的阐述——

作为一种文体，读书随笔（新书话）也有自身独特的魅力和优势。相对一般的随笔文字，它更多是围绕一本书或一类书展开话题，较之某些泛泛的抒情和议论，因为有所依傍而减少了空疏，显得更切实可触。同时，一本书在茫茫书海里被选中，被阅读，并且读后意犹未尽，必须诉诸文字而稍安，一定是因为书里的内容拨动了阅读者感受的心弦，引发了他的共鸣。那么，这样的文字，就不会是仅仅局限于复述、阐述原书，而是处处结合了作者自己的所感所思，浸润了他的心性魂魄，读后分明感到作者的脉搏。乍看谈论的是别人的书，其实表达的完全是自家心意。再者，和一般的书评不同，它并不担负对书籍做系统评论的任务，而完全从作者的心性出发，这就使得在写法上大可随意，既可天马行空洋洋洒洒，亦可择其一点不及其余，舒卷自如，有流水行云

之妙。另外，它的清醒的文体意识，对语言的强调，也使其避免了“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的弊病。总之，散文的诸要素，情感、智性、文笔、趣味，在这一文体中都能得到良好的发育，其中的优秀之作，跻身最杰出的散文之列亦毫不逊色。

从这一概括中，可以看出，“新文人”的读书随笔，没有传统书话的“模式化”限制（即晦庵所说，“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是一个自由表达的空间。别人的书，是写作者心灵的触媒，一旦被触动，就作纵情的表达：可缘书而谈，可弃书而论——一切缘于表达的需要。

所以，它不仅是一种开放的文体，也是一种入世的文体；它不是自我封闭于书意之中，而是面向于世相，即面向于社会人生。它是紧紧结合了社会与人生的种种话题，以书为依托，为世道人生送去思想的关怀、情感的关怀。所以，它已不是“文字清玩”，而是纷繁的文化气象。总之，它的入世点，是不满足于书中所得，不沉浸于书中义气，而是“借别人的酒瓶装自己的酒”，即借助从书中或因书而得到的生命感悟和激情，去述怀，去“言道”。它世俗的着眼点还在于凡常人生对精神的敬畏、对书籍的敬畏，因而凭借“子曰”效应，完成对灵魂的“浸润”与提升。

因此，新读书随笔对书评写作的文体意义是全面的，也是深刻的，不能再等闲视之，应该大力提倡！

2001年3月26日一稿

2016年5月8日修订

书话

流泪的书斋

我是不是文人，不敢说；但生平极好书，且极爱买书，这是无疑的。

高中时就买书，除《房山文艺》第一、二、三期外（因系房山人，对故乡的文艺刊物特感亲切），买一本丢一本，值得记一记的便无几。

上专业学校后，进校门的第一天，就见同室的同学们都有几本好书，在各自床前小桌上摆着，闪闪地将我逗诱，便立志多买一些好书，做个大学问家。

小时青菜吃得太多，造就一个大肚皮，进了校门，见了大大白白的精面馍，便狠吃一番，一顿便可将五只馍“顿进”。于是，二十几元的助学金不到半月便抖尽了，便向家里要钱。母亲就找叔婶借，惹叔婶好一顿奚落。但母亲仍一笔一笔借，全不顾了那张脸皮。我便感到极端的羞辱和压抑，书虽无从买起，但志气却弥坚。

后来我发现一个秘密：学生每月的三十三斤半粮食中，有七斤半粗粮。吃那金色的窝窝头，城里的小姐是极不情愿的。我便问一个极温顺和善的小姐：“换粗饭票么？”

她唰地就将眼睛瞪得亮亮：“你愿意？”

我说：“怎不愿意。一斤换三斤可么？”

“那太干了！”她几乎跳起来，“别的班还有一斤换七斤的呢。”我觉得自己太傻帽了，便急急找补：“我也一斤换七斤。”

她就呼地将脸拉下：“我不换了！真是山村儿的，一点儿幽默都不懂。”

远远地，我便尖了嗓子喊：“三斤就三斤！”

于是，我每月二十几斤的细粮，正好兑了三个小妞儿的粗粮，便与她们建起极特殊也极默契的关系。

那时的菜价极便宜，两碗熬白菜才一角。每顿两碗熬白菜佐着那几只金色的“尤物”，吃得居然还顺畅，月底，钱果然就省了几个，书就买了一两本……

待一个学年下来，床头竟积了数十本。夜里失眠，闻几遭沁人心脾的书香，就沉沉地睡去，好梦竟也连绵不绝。

但有一天，我突然觉得书像少了几册，便察几个室友的脸色，那几张脸都神秘而诡谲，让我好不舒服，便狠狠咽下嗓腔中的口水，画几张表格，将书一本本登记了。第二日，再看那书，竟又像少了几本，默默数过，却一本不缺，便大大地诧异了。这样的情形，之后又重复了数次，我便怀疑自己的神经有毛病。

于是，寒假从家里回来，便背来一只板壁极厚的小柜（母亲盛米用的），将书小心地放进去，吊一只乌色的大锁，将一颗飘摆的心坠踏实。但室友们都从此不再睬我，将我视为怪物，一些开心的事体便躲我而成就。我默默地忍受，任其剥夺我的权利，以期和他们对等，谁也不该欠谁。

以后，那小柜的锁，我均偷偷地开启，慢慢地，那里关满了同学的好奇，连我自己也觉出些许神秘。每次上课打瞌睡，一想到那沉沉的柜子，便陡地挺直腰杆，那背后，有一股莫名的力量。

那时日，便读了不少书。

毕业分到一个小镇上，那柜子也就跟到机关。见到机关领导，我极亢奋，问：“给我哪个房间？”我认为，到机关当干部，便可一人有一个办公室，那小柜就可放得安宁。

领导竟哈哈大笑，笑得极放肆极粗俗。之后，他将我带进一个大办公室：那里四张桌子两个两个地对摆着，每张桌子上竟都趴着一个人。那时，刚实行夏时制，午觉该欠了，诸位君子正理直气壮地找补。那领导居然不吱声，且压低了喉咙：“再找张桌子，你就在这儿办公吧。”我便惑然而不解。

等那几位醒来，领导便说：“给你们添个知识分子，动弹动弹，帮搬搬东西。”那小柜被几位连拉带拽搬进来，搁在一角上。有一位竟踢了几下那柜角：“甚东西，这么沉？”我便瞪他，久久不眨一下眼睛。不期竟与他埋下了怨结，“清除精神污染”时他竟告我有一柜黄色书刊，为我平添了几分惊惧。

白天，那小柜在一角上虽孤零却显眼，太阳光下，那大红的漆色灿烂如烧，几个人的目光便一齐朝柜上瞟。我很想打开，找两本爱读的书贪看一番，但那柜里多为文学书籍，一旦打开，便挡不住同事的视线，驳不得同事的面子。借书出去，是我极不情愿的事，便压抑了那念头，反复翻几张枯燥的报纸。报上时有几首小诗占占地盘，读时却觉浅淡，不如听窗外蝉鸣，白日便极难熬。

但那办公室偏又是宿舍，每晚均有两个同事值班。我曾给领导建议过：“有我长期住，别人还有必要值班么？”领导便说：“每人住十天，给六元夜班费，他们不住，那六元你给？”我哭笑不得。

晚间，两位同事一准从外室叫两个人来，极认真地学习“54号”文件。起初在办公桌上打，身子仰累了，便将我那小柜移到中央，把椅垫铺地上，盘坐于小柜四周，舒舒服服地打，直打得眼皮沉沉、哈

欠重重，才草草收兵。两位倒床便睡，且呼呼噜噜奏出好音响。在炼狱里砥砺不息的便是我，觉终于是睡不成，偷偷下床去，将柜子轻轻打开，贪婪地拥搂了那书，尽情地吮那书香，久久，竟闻出淡淡的霉味，泪便潜潜而下。

于是，次日便买了可调光的台灯。晚间，那四人打得正欢时，我便将帐子掖得紧紧的，勤勉地睡觉。这觉睡的是任务，绝无享受可言。待人家极酣极甜地睡下，我便极不情愿地爬起，在昏黄小灯下就读，直读到鸡们叫了三重。偶回身，见一黑黝黝的巨大身影在白墙上映出如鬼祟。白日里就极昏沉。下乡，则敷衍了事；坐机关，则随几位同事，同作日眠状。把自己融入群众之中，极浑然。这似人似鬼的生活，迅速地凑够了一载，我心中竟结出极硬极硬的块垒，极想吐。终无诉处，便萌发了结婚的念头。结婚，或许能给一个青年读读写写的正常生活。

妻竟不愁找，房子也找得顺利。房子虽狭仄如蝥舘，但那新买的书架在屋里一衬，登时溢出书墨之香。新婚之夜，妻早早躺在床上，我将那柜打开，将书一本一本摆上书架，摆得极仔细，温柔亲切如抚妻。

那书架居然满了。书们整齐地排列在一起，却透出一种别样的强劲和威武，如兵阵缩聚于斯！正沉迷间，妻嘘出极轻的一声叹。看时，见她的眼里竟噙了泪，但仍对我笑，笑得极凄迷。我便说：“亲爱的，跟书生过活，是极需耐性的，书生有一个极大的优点，便是坦然地发神经。”

有了自己的房子，便有了一片舞台，戏就自己做。且小家庭交际窄，来人极少，晚间便极安宁，书就读得开心而精粹，竟至有写一写的欲望。白天去上班，窗帘一落下，小屋就被封得严紧，书不仅安全，且连窥一窥的可能皆无，颇称私意。